

烟瘴挂：心之所愿 未能企及

曾经在书中看到过这样一句话：“每当牧人远行之后，首先会想念家乡的草原河流，接下来会是牛羊，最后才会是远方的家人。”

我想香巴求培就是这样的一名牧人。7月25日，在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城初见香巴求培时，他的第一句话让我心头一酸：“我已经一年半没回牧区了，我心心念念的是牧区的草原、河流和野生动物，还有我的烟瘴挂。”

我又何尝不是这样呢？多年之前，我就听说过烟瘴挂大峡谷，被称为“长江第一大峡谷”，地质地貌特殊，峡谷内错落分布着十八道沟，每道沟内栖息着不同的野生动物，野牦牛、藏羚羊、雪豹……烟瘴挂一直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。

距离烟瘴挂大峡谷最近的一次是今年6月份，莫曲村拍摄雪豹之余，我们去了一趟英雄谷，英雄谷的尽头坐落着一座石山，石山下是杰桑·索南达杰的故居，一排石头房子，这也是索加乡第一栋真正意义上的房子。虽然历经岁月，石头房子保存依然完好。石头房子的西面翻过一座高山便是烟瘴挂大峡谷。

今年72岁的香巴求培是治多县索加乡莫曲村党支部书记，1980年到1990年时任莫曲村党支部副书记。香巴求培用40多年的时间，走遍了莫曲村的山山水水，对这片草原有一份特殊的情感。

去年初，香巴求培肝脏查出疾病，随后到西宁做手术，之后一直在休养。虽说身体在休养，香巴求培的心却一刻都没清闲，他放心不下坚守了这么多年的事业。

莫曲村原名八一村，杰桑·索南达杰担任索加乡党委书记时，根据穿村而过的莫曲河，将村名改名为莫曲村，一直沿用至今。莫曲村处在三江源国家公园核心区域，地域面积极广，可可西里和格拉丹东地区曾经都是莫曲村的“地盘”。如今，莫曲村地域面积虽有减少，但依然是索加乡面积最大的自然村。

40多年的工作中，香巴求培见证了草原发生的变化，“1985年雪灾之时，索南达杰来到村里，看着受灾后死亡的野生动物，建议村里将保护野生动物写进村规民约，禁止村民盗猎野生动物。”

听从杰桑·索南达杰的建议，当年，莫曲村成立生态保护站，动员牧民群众保护野生动物，并对伤害盗猎野生动物的行为作出了处罚规定。

莫曲村生态保护站是青海省最早成立的保护站，每一位牧民都是保护站成员，没有经费的情况下，他们自发守护野生动物，保护草原。在莫曲村生态保护站的影响下，索加乡牙曲、君曲、当曲各村相继成立保护站。

莫曲村牧民虽然坚持守护野生动物和家园，但草原还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退化沙化。时至今日，香巴求培总结草原退化的原因，除了全球气候的影响，草原上没羊也是很大原因。

“1985年之前，村里家家户户都养羊，平均每户有1000多只，草原没有任何问题，更没有人兽冲突。1985年雪灾之后，很多牧民不养羊，草原上逐渐看不到羊群，草原开始出现了退化。”这是一位老牧人对于生态环境变化的直观认识。

牧区老人有种说法，羊群是草原天然施肥工。羊群减少后，草原“怪事”频出，狼吃

马、棕熊钻房子的事接二连三地出现。

“现在，全村的羊只有 2000 多只，我曾向县上和州上反映养殖羊的意愿，州县两级党委政府也非常支持，但到村一级就很难执行，像我这个岁数的牧民赞成养羊，但年轻人基本上反对。”

不论养羊这件事成功与否，生态保护这份事业还得继续。2014 年，香巴求培将莫曲村生态保护站改名为烟瘴挂生态保护站，将保护的焦点聚焦到烟瘴挂。紧接着，烟瘴挂大峡谷内的 4 户牧民迁出，为野生动物腾地，烟瘴挂大峡谷成为了野生动物的生存乐园。

2017 年，在前往烟瘴挂大峡谷必经之路设置了检查站，沿线牧户负责检查来往人员，只有手持乡政府或县政府批准的条子，才会允许进入。如今，只有手持长江源（可可西里）园区国家公园管理委员会治多管理处的通行证，才可进入烟瘴挂大峡谷开展活动。

听了香巴求培的讲述，对于烟瘴挂大峡谷更加心神驰往，我想去看看一个什么样的地方，能值得一名牧人花这么多时间精力来守护，它究竟有什么独特的魅力？

7 月 27 日大清早，我们从治多县城动身前往索加乡，抵达扎河乡后绕道前往长江（楚玛尔）七渡口，接下来的一天几乎在扎河乡境内，翻山越岭、涉水过河，茫茫无垠的草原上随时会遇见“惊喜”，呆萌的藏狐，寻找猎物的孤狼，追逐汽车的藏野驴……直到 20 时，太阳恋恋不舍地落下，我们才从莫曲村白毛沟出来，一天时间未能抵达烟瘴挂大峡谷，无奈只能返回县城。

休整一天后，7 月 29 日，不甘心的我们再次动身前往烟瘴挂大峡谷，这次我们直奔索加乡，中午的时候到了索加乡政府所在地，之后前往烟瘴挂大峡谷。一路上，藏野驴随处可见，或是四五只的小群，或是二三十只的大群，一路下来，我最深的感受就是见到藏野驴的数量，绝对要比见到家养牦牛的数量多。

17 时左右，我们抵达通天河畔，路的外侧是通天河，这段区域是我在玉树州见到河面最宽的通天河，河畔上是生态修复种植的牧草，一眼就能看出来种植的牧草与天然草原存在很大的差别。

路的内侧是延绵不绝的石峰，形态各异，好似一片石林，石峰峰尖或石峰的阴面还能看到积雪，石峰下偶尔能看到三两只岩羊在觅食，依据眼前的场景，我断定这片区域是雪豹的栖息地，因为我们在石峰下看到了猫科动物的爪印。

直到 19 时，我们才抵达烟瘴挂大峡谷入口处，遗憾的是我们还是未能进入烟瘴挂，只是远远看了几眼后便返回了。一方面，天色已晚，即便进入，也不一定能看清其真容。另一方面，进入烟瘴挂大峡谷要渡河，河面上的桥梁被冲毁，我们担心车辆涉水过河会发生危险，安全起见，我们还是选择远远眺望烟瘴挂大峡谷。

虽然未能揭开烟瘴挂大峡谷的神秘面纱，但仅仅是远远眺望，我就感受到香巴求培坚守的意义。烟瘴挂大峡谷是野生动物的生存乐园，或许我们不该踏足烟瘴挂，让它存在于我们内心深处就好。